

管桦

深渊

SHEN YUAN

深 渊
管 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2.25印张 2插页 241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定价4.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全球范围和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高度，俯瞰式地反映了我国将军河地区抗日军民的浴血斗争生活。以龙虎村义和团老团首古大鹏及其孙子古佩雄两代民族志士为代表的爱国群众，面对日寇的武力杀戮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阴险磨擦，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斗行动，斥民贼，攻县城，拔据点，歼敌酋，展开了一场场善与恶的厮杀、文明与野蛮的苦斗。这里不仅有紧张、曲折、惊险的战斗场面，还有对人生的深刻思索、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命运的奋力抗争。作品语言生动、诙谐，时有哲理性的议论、幽默的讽刺，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作者运用冀东地区群众语言的艺术功力。

小 序

如果没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北京市作家协会的关心和鼓励，这部作品很难完成。因为健康欠佳缘故，尤其是因为才能所限，竟然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才把全书三部写完。第一部《将军河》早已出版，《深渊》是第二部。

战争凌驾于人类的命数，折磨着人们的精神和肉体，驱使每一个民族陷入历史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日本法西斯把中国投进灾难深渊的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抛入了深渊。这就是书名的来由。

在回响着历史的隆隆炮声中，并非只有战斗的呐喊、浴血的冲锋，还有缠绵的爱情和神秘的故事，更有严肃、忧愁、悲怆、阴暗的景象，以及突然产生的压抑、对命运的奇特焦虑的期待。

一种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不加道德的虚饰，袒露在读者面前，而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当我描述人民为拯救自己的祖国时，与其说苦于他们的缺点，毋宁说是苦于他们的完美。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在争论着爱情、人生、人性，争论着生与死，争论着它们的伟大崇高与卑下渺小。而一切时代的一切文学，都被视为对人类最重大问题的透视。可是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文学，何种问题堪称最重大，理解又是多么不同。当然，不管理解如何殊异，人类始终为某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激动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胜利、欢乐、失败、痛苦和烦恼。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渴望。一个作家对于所描述的对象使命的看法，往往同他自己以及读者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纠缠在一起，互相理解和不理解是必然的。您亲身体验过历史的变动和曲折吗？您体验过青春爱情的喜悦和悲伤吗？您同聪明人倾心交谈过以后又同傻子交过朋友吗？那么，文学并不是归宿，而只是心灵与心灵的探索的永无休止的过程本身……

一九八七年三月六日
于北京西坝河苍青馆

卷 首 诗

在历史深沉的宁静中，
四处的急流和缓慢的水声，
飘浮在清新的空气里。
风，用它粗大的手，
揭掉大地书页上浓雾的帷幕，
呈现出暴雨洒下的浩繁文字。
我睁大两眼，想从它们中间
寻找至善的真理；
人类诞生在这大气云雾中悬浮的星球上，
数不尽的世代，背负着命运给与的重载，
艰苦跋涉，攀登一个又一个意识、
品德、情操的高峰，
才能变得无比强大和完美。
于是，无尽悠远的时间里，
充满智慧和愚昧的搏击，
真与假的对抗，
善与恶的厮杀，

文明与野蛮的苦斗，
无私与贪婪的较量。
可是，那些显赫一时的征服者在哪里？
在那些飞逝而去的时间的波涛上
飘浮的是谁呀？
野蛮、贪婪和万种公然的恶念，
怎样填塞了他们的心？
象失去罗盘的航船，
在罪恶的暗礁上撞碎。
无情的风暴，把他们的残骸
抛扔到荒凉的岸上，
淹没在野草黄沙。
人类是怎样急盼着
不需要任何占有而获得一切的时代！
大地的财富为人类所共享。

我凝望这历史广大的原野，
在时代与时代的无穷尽的追逐中，
每一阵狂暴的风雨后，
被血和泪浸成的泥泞里，
到处是时代的落叶、败草、残花，
粗大而腐朽的空心老树
也被无情的雷霆所击毁。

想要阻止狂风暴雨的企图是枉然的，
小心地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是枉然的。
对侵略者的谄媚和柔弱的宽容是枉然的，
躲在挖掘的隐蔽所里乞求和平是枉然的。
在历史的威猛的吼叫声里，
电光瞬息的急闪中，
倏然掠走一个又一个旧时代。
唯有那些披挂着意识、品德、情操、
智慧和崇高信仰的全副武装的民族，
才能从灾难的渊薮中拯救自己，
才能把自己变成汹涌的海洋，
掀起雄狮一般凶猛的波涛，
勇敢地飞扬着银亮的长鬃，
迎击风雨雷电。
啊，每一个时代，都通过无情的格斗，
通过死亡来到新的生命之中！

我在这历史的川流上
泛舟漫游，左右环顾，
观赏着两岸的风光。
从世纪到世纪，从国土到国土，
从命运无价值的洞穴里释放出流泉，
冲决那“永恒”的阴暗的山崖，

向着更新的光明奔腾，
烘托那灿烂的朝阳，
在生命的波涛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芒。
暴雨冲洗过的田野，
到处是青春微笑的颜色。
遥远天边的云的深谷里，
回响着隆隆的雷鸣，
一种神秘的力量
震撼着我的心……

第 一 章

古佩雄带领的民众，在将军河冰冻的大道上，忽忽拉拉，走一阵跑一阵，兴奋快活地大声说笑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的热气，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变成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成群的喜鹊，好象被这突然出现的奇怪的人马所吸引，带着喧闹的叫声从行列的头上飞过去，人们可以听到在寒冷的象玻璃一样的天空上，无数翅膀扇动的声音。小河岸上的白杨林，浮饰着一层天鹅绒花边似的寒霜，被风一吹，向那正在行进的人群的头上飘落下来，又飞散开去，被太阳一照，映出虹霓一般的色彩。旷野的耕地上，排列着整齐的粪堆，风把雪吹散的地方现出褐色的花纹。沿着冰冻的犁沟，雪堆刺眼地闪耀着。行列所穿过的村庄，打谷场上的麦秸垛和屋顶上秋天苫盖的新鲜稻草，以及初冬时用高粱秸或是荆条柔枝编织的篱笆，因为受到寒气浸润的缘故，都散发出一种令人心醉的香味儿。被惊扰的旷野，充满喧嚣和轰响。神奇而模糊的错杂的声音，直似旋风里轰然的瀑布声，在乡间大路上，在狭窄的街道上，喊着，笑着，喧嚷着。穿着黑色的、蓝色的、古铜色的棉袄，和那把前襟撩起来掖在腰带上的长袍、白色的光板羊皮袄，混合成一种大军出征的奇妙人流。有人背着大刀，从肩膀头上朝天空斜伸出去的刀柄上面，系着红布穗儿，飘飘扬扬。有人肩上扛着

狩猎的乌眼钢枪，腰间稀里哗啦响着火药葫芦。还有人扛着被铁锈侵蚀得麻麻楂楂的汉阳造老套皮。长枪短刀闪闪耀眼，鲜艳的红旗飘扬着，连同他们各色各样的衣服，包括他们一张张刚剃过胡子的气色旺盛的脸、口里呼出的白色雾气，同大自然的霜林、沙丘、冰河、田野、村舍，交织成瑰丽绚烂的一片。有幸得到马匹的人，骑着黑色、棕色、灰色的马，响着有节奏的马蹄声，刀枪碰击的“丁当”声。拉着老喀猪炮的车辆“隆隆”地驶过来了。古老而又擦抹得干净明亮的大炮的黑油味儿和火绳的蒿草香混合在一起飘散着。每匹马的毛色也象擦了油似的发光，润湿的鬃毛英武地披在脖颈上。每个人都觉得就要发生一种决非儿戏而是重大严肃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渺小，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颗沙粒，同时又感到自己有能力，是这个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整体的一部分。

只有古佩雄感觉到他在领导着这种力量，指挥着这种力量，并且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充任这庞大人群的首领。小伙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那匹栗色长鬃儿马，镫里的双脚穿着爷爷古大鹏当年同八国联军作战时穿过的牛皮靴子。青布棉袄紧紧绷绷地箍着他结实彪壮的身材。夏俊梅经心巴意儿给他绣的五彩丹凤朝阳黑绒褙裤，挂在那同样是爷爷系过的饰花腰带上。胸前十字交叉背着那支狩猎乌眼钢枪，和镶银柄、雕花鲨鱼皮鞘的雁翎大刀。他头上缠着蓝布英雄巾，布角儿俏正正地打在两条眉梢上。他在行列的旁边，扬鞭打马，往来奔驰着，不断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他呼吸着这旷野上寒冷清澈的空气，使他精神抖擞、无比兴奋，心灵中盈溢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壮气。

“跟上，跟上！”他在奔驰的马上大声命令。“走道不要说

笑，呛了风肚子疼，拉稀跑肚怎么打仗？”这同样是一道命令。
“嘿！拉炮的牛车让开路，别挡道啊！”他勒住马，回头向那把队伍隔开的迟缓的牛车吼着。就在这当儿，前面的行列里“叭”的一声，不知谁向那被人群惊起的兔子打了一枪。

“啊呼！啊呼！”一些人站下来，拍着大腿，弯下腰，眼望着在那冬麦田垅上奔跑的一只黄色野兔吓唬着，“啊呼”声中夹杂着快活的笑声。

“不许放枪！”古佩雄忿怒地吼喊起来，纵马驰去。“谁打兔子来着？”他声调含着威吓，直问到人们脸上。

但是人们并不理会他的威吓，象淘气的孩子那样笑着回答说：是枪走火儿啦。由于枪声和喊叫声，人们的情绪愈加沸腾了。走进村里的行列颠跑着，朝那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群眉开眼笑地叫着：

“要抗日上火线，打鬼子枪一杆哪！”

炮手们象老娘们儿那样盘腿坐在车厢里，用长满厚茧的大巴掌拍打着几乎是抱在怀里的老喀猪炮；兴兴头头地夸耀着：

“这家伙，对着黄花港轰它两炮，鬼子汉奸都得粉身碎骨！”

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一手扯动着缰绳，一手抽得鞭子巴儿巴儿响，“驾得儿窝喝”地吆喝着牲口。惊了似的骡马，拖拉着这种近代世界军史上还没来得及记载的重武器狂奔，招惹得那些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叹：

“喂呀！真有实惠家伙呀！”

在喧腾的笑闹声里，行列中有人向车上的炮手呼喊着：

“老二，到时候也让我点一炮，嘿！”

用黑绒线绣成“抗日青年报国队”几个大字的红旗，在队伍的上空飞扬。瞧那扛大旗的，伙伴们叫他“掌旗官”，在这数九隆冬的冰天雪地里，光脚穿着大掌子鞋，有点不跟脚！没关系，用麻绳扎绑一下，紧衬利落，走起来如飞一般。临时担任传令官的萧云龙，骑马跑到古佩雄面前，兴兴头头报告几句什么，又兴兴头头听古佩雄向他说了几句什么，于是，拨转马头，抖一下缰绳，在已经跑得汗湿的马屁股上抽一鞭子，“哒哒哒”响着马蹄飞奔而去。小伙子身披牛皮武装带，大背着一杆狩猎乌眼钢枪，腰间挂着火药葫芦、洋瓷碗、军用饭盒、手榴弹、柄上拴着鲜红鬼子标的大刀。这把大刀是当了传令官以后，说了一轱辘车拜年话儿，从一个熟人手里借来的——已经讲妥，打下黄花港，物归原主。马跑起来的时候，小伙子浑身叮当乱响。可是瞧那神气，要是把头上的蓝布英雄巾换上土耳其帽子，简直就是一个土耳其总督。他有模有样地学着八路军首长的派头，把一只手撑在腰眼上，高高地支起胳膊肘子，招惹得队里队外的人群，发出一阵快活的笑声。似乎这时候，传令官才想起自己担负的光荣任务，用他密密的雪白的牙齿，咬了一下吃过桑仁一般紫黑色的嘴唇，强忍住得意的笑容，把胸脯一挺，庄严地叫道：

“别笑！不是打哈哈来了。跟上！跟上！老少爷们儿、弟兄们都听着！别见人家抖落出大包小包的点心就馋得流哈喇子。我们抗日救国，可不是正月十五耍龙灯挣吃喝来了！”

听不出他是在传达古佩雄的命令，还是自己发号施令。但传令官的一番话，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差不多家家户户门口都搬出高的矮的八仙桌子，摆出大盘小盘的油酥点心、芝麻糖、槽子糕、夹馅儿牛舌头饼等等诸般果品和热气腾腾的茶

水。将军河的风俗，只有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招待耍狮子笼灯、踩高跷扭秧歌的人们，才会有这样阔绰的排场，给予这样热情的款待。

可是，不管热心肠儿的主人们怎么瞎声跺脚大呼小叫地招手儿，也不见有人来吃他们经心巴意儿摆出的点心。只好跑到队伍跟前，动手动脚地拉扯起来，央求说：

“老几位盘馋盘馋，打起鬼子来身上有劲儿！来呀！来呀！你看，别见外呀！”

被拽住的队员挣脱出手去，一阵风地走了。有的还掉过头来，朝热心肠儿的主人把手一扬，豪迈地叫道：

“打走日本鬼子，杀鸡宰鹅，饮酒将军河！”

一个后脑勺垂着一根小辫子的白胡子老汉，又长又密的白眉毛直似两把小刷子，眨动着一对明亮的小眼睛。他双手捧着一包抖落开的牛舌头饼，来到队伍跟前，横拦竖遮地挡住去路，用那种坚决命令的口气说：

“吃！吃！我叫你吃你就吃！”

人们见这光景，要是不吃他一块点心，就有掉队的危险。于是，这个拿一块，那个拿一块，一边走着一边吞吃起来。另外那些站在门口的主人们，见这办法挺灵，便一个个捧着，端着，跑进队伍里，用同样命令的口气叫道：

“吃！吃！吃！不吃别想过去！”

那个后脑勺垂着一根小辫子的白眉毛老汉，一边分发着点心，嘴里还拉长声儿叨念着：

“他妈拉个巴子的，有国才有家！不是抗日，我就这么抽冷子大方起来了？”

一个身材细瘦光嘴巴的老汉提着有绣花棉套子的铜梁大

茶壶吊子，正给队员倒茶水，听了白眉毛老汉的话，把含笑的神秘的眼光扫视着满街的人群，用尖细的嗓门儿叫道：

“这话说得透亮。要不是抗日，你就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想吃我洪德表叔？那年直奉交战，一伙大兵立逼着洪德表叔给他们找大米白面吃，说是找不到就把他吊起来用鞭子抽。洪德表叔转身找来一条绳子，说：老总，把我吊起来吧！”

后脑勺垂着一根小辫子，白眉毛象两把小刷子似的洪德表叔，白胡子里发出快活的笑声，说：

“那是我算计透啦！你找不来大米白面，他把你吊起来抽。你找来大米白面，他还是把你吊起来，抽！这不是明摆着吗？有了大米白面，还没有猪肉啊？有了肉还没有酒啊？有了酒还没有女人陪呀？怎么也躲不过一顿鞭子就是了。我活了八十多岁了，瞪着眼珠子把什么都看透了；皇帝也罢，督军也罢，花钱雇兵就是敲凿老百姓的，把老百姓敲凿得百依百顺，他们就稳坐天下了！”

“他妈拉个巴子的，”忽然插进一个粗重的嗓门儿，忿怒地咒骂着，“老百姓百依百顺，没有一点反抗性儿，不亡国灭种才怪！”

“你以为百依百顺就行了？”又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可是白眉毛洪德表叔打断他的话，把手指着正在行进的行列，脸上现出叫人不能不惊讶的愣愣的表情，大声叫道：

“瞧见没有？中国亡不了！老百姓落到这份儿上，该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话没落音，就听背后一个声音叫道：

“我说，怎么没耳性啊？直说别见人家抖落果子就嘴馋，一个个大嘴马猴似的，也不怕呛了风肚子疼？”

洪德表叔回头一看，窝喝，传令官骑马站在他背后。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块儿，萧云龙颤颤着头儿说：

“这可是你老人家的不是了。不吃还硬往嘴里塞。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叫我们古大队长知道了，好象我玩忽职守，没把命令传到。”萧云龙说到这儿，见队伍里一个人的嘴巴叫点心塞得鼓儿敖腮，便直脖子喊叫说：“谁要是再这么嘴馋，留下来，吃饱了点心回家抱孩子去吧！这算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我们老团首有句话：军令大如山！知道吗？”

“得了吧！”白眉毛洪德表叔打断萧云龙的话，“都是当地老百姓，乡里乡亲，哪儿就提到军令上去了！”

“嘿！”萧云龙睁大两眼叫了一声，他黝黑的脸上，现出因为受到轻视而特别严肃的表情。“老大爷，你还不知道吧？这不怪你。我们是八路军一个系统。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就是八路军。周司令员，有个耳闻吧？”小伙子挺了挺胸脯，脸上满是对所提到的人所特有的尊敬，并且带点骄傲的神色。“我们八路军，嘿，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忽然从热闹的人群里趑趄出一个人，差点把鼻子碰撞在马鼻子上。

这是一个翻穿着象蓑衣一样的破光板羊皮袄，脖颈、肩头和胸口都露在外面，头上顶着同样破旧的兔皮帽子，一对大眼睛几乎占去了半个脸的小伙子。显然，他是被人推搡出来的，趑趄到萧云龙跟前，差点儿收不住脚步，同时转脸朝那人群里的伙伴们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一手拉住缰绳，两眼忽闪忽闪地眨动着，在他那白净的鼻梁上有几点雀斑，眉目间带有女性的脸上，现出忸怩的殷勤的笑容。他浑身恭敬，满口寒温，虚心下气地说道：

“表兄冷不冷啊？屋里暖和暖和吧！表兄还认得我吗？姓

何，小名宽星，大名也叫宽星，我二姨的叔伯嫂子是龙虎村高老严的外甥女儿。我表弟的二表叔在龙虎村也有亲戚。论起来我该叫你表兄！”

这时候，人群里的伙伴们向他杀鸡抹脖子地使眼色，叫他快把话拉到正题上来。可是萧云龙觉得现在不是攀亲戚说闲话的时刻，说了声“以后见面再拉呱儿！”把两个大掌子鞋后跟磕打着马肚子，抖抖缰绳要走。

“表兄，嘿，嘿，我说龙德表兄，”何宽星一手拽住缰绳，慌急地叫道，“是这么档子事儿，你听我说呀！我们有几个伙伴想当八路军，听表兄刚才这么一说，八路军就在眼前，我说表兄……”语气里有了哀求的意味，“把我们携带上吧！累坑不着你们就是啦。不是我说冲头话，论枪法……”

“不行！”萧云龙打断小伙子的话，叫道，“要参加八路军，”说到这里沉了一下。这是因为刚才的话已出口，到这节骨眼儿上收不回来了。“这得请示我们司令员！”他把假话当真话，说得又庄重又严肃。

“国家将亡，匹夫有责！”白眉毛洪德老汉接声叫道，“参加八路军抗日，各随人愿，这有什么说的？”

头戴兔皮帽子的何宽星和他那几个伙伴，听这话，又见萧云龙愣愣的样子，便一溜烟儿地跑进了队伍。

“嘿，我说那位表弟！”萧云龙纵马追赶上去叫道，“你们要参加八路军好办，听我说……”

话没落音，那边又有一群人忽地卷进了队伍。

“嘿，我说那老几位！”萧云龙拍马过去，胳膊一挥一扬地扯直嗓子喊叫着，“回去，回去！你们同谁商量啦？”

“国家将亡，匹夫有责！唤起民众抗日啦，走啊！”卷进队